

病危之际 一个选择获新生

25年前她身患尿毒症，躺在家里“等死”。如今的她身心健康是科技领域的专家，只因一本奇书改变了她的命运。

■ 医治无效 绝望中安排后事

【明慧网】我34岁那年身患尿毒症住院，西医治不好，主治医生给了我她家祖传的宫廷秘方，让我出院回家吃中药，慢慢调养。那是三十多味中药粉碎后，用蜂蜜做成乒乓球大小的药丸，每次吃六个，一天吃三次。我吃了两个多月，也不见好转。那段时间，我身体极其虚弱，全身浮肿，象打足了气的游泳圈，按一下，都没有坑。发高烧，感觉很冷，在25度以上的房间里，白天得穿大厚毛衣和厚的鸭绒服，晚上睡觉盖一个厚棉被和一个加厚鸭绒被，还得用电褥子。我吃不下去饭，端个饭碗都觉得的沉，总是躺着。我内心很绝望，找来姐姐和妹妹，商量给我准备后事的一些事情……

■ 心生一念 读宝书神奇大显

1998年正月初二，当时身患尿毒症的我，躺在家里“等死”。我弟弟给我拿来一本《转法轮》（大法师父的主要著作）。喜欢看书的我，两天就看完了一遍。正月初五，弟弟又来看我，问我看书有什么感受？我说：这本书挺好，让人做好人的。弟弟让我再看一遍。

当我看第二遍《转法轮》的时候，我想：既然吃药也治不好病，我就不吃了，我也修炼，因为只有修炼才能治好我的病。于是我就把剩下的药都倒在炉子里烧了。

神奇的是，我不吃药了，我的病状反而急速见好——全身浮肿消失了，高烧退了，能正常吃饭了，

有力气了，不想去死了，内心莫名的涌起一阵阵欢喜，一说话就想笑……

正月初十，几个同事来看我，我不但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还把厨房的排气窗打开了，只穿了一个薄薄的线衣，外套一个羊毛开衫。父亲看了吓坏了，说：“你可多穿点，别再感冒了啊，你可别累着啊。”我说：“我不冷了，我不累啊，没事儿。”父亲说：“要不你和我去公园练太极拳吧，你才三十多岁，还赶不上我这老头子的身体好。”我说：“行！明天早上我去公园和你练太极拳去。”

■ 修炼大法 所有病状全消失

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准备骑自行车去公园学太极拳，可是平时敞开的自行车车棚的大门却被人锁上了，无奈的我想顺着大道走走，散散步。走到一个小广场，只见很多人排着几行队，很整齐地跟着录音机里的音乐在炼功，我就站在了后面，跟着学起来。

不一会儿，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士走到我跟前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你想学的话，我教你吧。”我问她：“学这个，要多少钱啊？”她说：“不用花钱，法轮功免费教功，但是光炼动作不行，还得学法做好人才能好病。你晚上去我家学法吧。”我答应了。

晚上我如约到了她家，只见有十几个人围成一圈坐在地上，每人手里一本书，一人读一段，轮流读。只有我没有书。轮到我读的时候，旁边的姐妹默默地把她的书递给我，并指给我要读的段落。我一看书名是《转法轮》，这才明白，学法就是学《转法轮》啊！就这样，要祛病健身的我开始了法轮大



法的修炼。两个月后，我所有的病状完全消失，

我能骑自行车和同修们去三十多里以外的农村洪法了。

■ 感恩师父 慈悲苦心的安排

写到这里，我心底涌起无限的感恩，感谢师父为救我而苦心安排的一切：我从小受中共邪党无神论的灌输，对气功很排斥，认为是迷信。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为了治病。如果弟弟告诉我《转法轮》是气功书，也不是治病，我根本就不会看的；如果那天楼下的自行车棚子的大门不上锁的话，我就去公园学太极拳，就走了修炼的弯路；如果学法轮功动作要花钱的话，我不会学的，因为我知道有人学其它气功花了很多钱，我当时没钱；如果我去学了学法小组，不是看到那么一群善良祥和的人读完书以后每个人都交流自己哪里做的不好、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而深深的感动了我，也许我以后不会再去。

如今25年过去了，我身心健康地活着。大法还教我做比好人更好的人，大法也给我开发了智慧，让我先后成为两个科技领域的专家。◇文/东北大法弟子

丈夫被迫害致死 赤峰贾桂琴含冤离世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有一家人,男主人陈国祥是翁旗梧桐花铅锌矿工程师、单位的技术骨干、有口皆碑的好人,与妻子贾桂琴、儿子陈钰金、女儿陈慧敏都修炼以“真善忍”为准则的法轮大法。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这个修心向善的一家四口都被非法劳教、酷刑摧残,强制洗脑。陈国祥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被迫害致死;贾桂琴被迫流离失所多年,于二零二三年八月八日含冤离世,终年72岁。

一、丈夫陈国祥被劳教迫害致死

陈国祥毕业于辽宁辽阳电信学校,是单位技术骨干,曾多次获单位技术比赛一等奖,任劳任怨,是单位有口皆碑的好人,一单位领导曾说:“如果单位就剩一名职工的话,那就是陈国祥!”可就是这样的好人,却在江泽民集团的打压迫害下,遭受了种种残酷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陈国祥去北京上访,被赤峰市翁牛特旗公安非法拘留一个月,勒索出警费、修车费、罚金约一千八百元。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四日,当地派出所强行将陈国祥夫妻及小儿子陈钰金绑架,陈国祥被非法羁押十四个月后,于二零零一年九月被劫持到图牧吉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陈国祥刚被绑架到劳教所大厅,就被警察用螺纹钢猛击头部,致使其当时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之后又历经十七个昼夜的“熬鹰”折磨,一闭眼,就有包夹拿针扎、用手掐等;遭受“上绳”酷刑折磨,当提至极限痛的昏死过去才放下,如此反复数次;还遭包夹毒打,被用拳头打脸,用脚猛踹腰部,使其几近休



克。

二零零三年四月中旬,陈国祥又被赤峰市“610”头目杨春悦等人从劳教所直接挟持到赤峰市洗脑班迫害近半个月。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他又被赤峰市翁旗国安大队李景海等人强行绑架到洗脑班,“610”人员还非法向他单位提取四千元现金。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七日,他被劫持到翁旗看守所,非法羁押六个月。因陈国祥不放弃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二零零四年一月,他被秘密送至内蒙古五原劳教所劳教三年。

在五原劳教所的一次邪党召开的所谓“揭批会”上,为抵制污蔑大法,陈国祥和一法轮大法弟子站起来抗议,被警察和包夹拳打脚踢强行按倒,后关进小号,他被警察连续一个多月用电棍专门电脚心。陈国祥身心长期被严重摧残,身体每况愈下,出现浑身乏力、胸闷气短、腹部肿胀、昼夜不停咳嗽等症状。其症状与被揭露的邪恶黑窝给法轮功学员暗中下毒后出现的大肚子症状一致。陈国祥被送入五原医院。一检查是肝腹水、胸积水、肺结核、慢性心功能不全,而且,胸部积水已经把心脏淹没,做心电图时,都找不到心脏。

为防止陈国祥死在五原劳教所,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五原劳教所把他推给了家属,家人赶快接人。这时人已被迫害得骨瘦如柴,昔日那个身体健康的陈国祥变成脸色蜡黄、走路头重脚轻、随时都要栽倒。

陈国祥回家后国保大队及派出所、居委会仍不时上门骚扰,一个月后一家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历经八个多月的流离失所生活,陈国祥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极度痛苦中离世于异乡,时年仅55岁。

二、贾桂琴与孩子们遭受的迫害

贾桂琴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四

日与丈夫及儿子陈钰金都被绑架至洗脑班,因拒绝放弃修炼而被非法劳教,同年八月份送往图牧吉劳教一年。陈钰金被非法关押到图牧吉劳教所迫害三年。这期间因家里三人被绑架,家中被盗,损失几千元。

女儿陈慧敏于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赤峰市松山区好消息商店打工时,被松山区徐国峰等恶警蹲坑绑架,被非法劳教二年,在呼市女子劳教所受迫害。

贾桂琴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二年一月被非法关押于翁旗乌丹黄土梁洗脑班六十四天。期间家中第二次被盗,损失近万元。贾桂琴二零零三年三月再次被非法关押到四道丈房洗脑班,遭迫害半个月。

陈钰金被非法劳教三年后,二零零三年四月被赤峰市“610”劫持到赤峰市洗脑班洗脑迫害十几天才回家。二零零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陈钰金又被翁旗国保大队李景海、乌丹镇派出所尹成等人绑架,关押于翁旗看守所三个月零十七天。

陈钰金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六日被翁旗刘彩军等五人在松山区绑架、抄家;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陈钰金又被绑架,因劳教所解体,被非法关押在内蒙古未成年劳动教养管理所。期间,邪党恶人要求陈钰金做特务,陈钰金没有给他们做内奸,邪恶气急败坏,对其加重迫害。

经过了多年流离失所的贾桂琴,于二零二三年八月八日含冤离世。

陈国祥一家所遭受的迫害,是二十四年来发生在中华大地的千万法轮功学员家庭中的一例,中共几十年来为祸中华,残害中华儿女,罪行罄竹难书。当今奇灾异祸遍地,就是中共遭到天谴给人类带来的灾祸啊。◇